



06

株洲日报

时光

## 进与退

从工人到传承人

## 刘毅：我把「田心猪脚」升级为市级「非遗」

口述：刘毅 采访：李军

## 对光吧

一说起“田心”，株洲人能脱口而出的词组搭配，除了“田心机厂”，或许就是“田心猪脚”了。前者好理解，这里被誉为“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”，蕴藏着株洲的产业基因；可一份卤猪脚，又是如何悄然成为株洲人的“舌尖记忆”的呢？

驱车城北，来到田心东门馨楼C04号，走进下午四点半开门迎客的田心刘记卤猪脚店，味蕾自会给出答案。近两年，“田心猪脚”更成为市级“非遗”项目，并入选“株洲网红打卡地”系列里的“十大网红美食”，与炎陵黄桃、攸县香干等并列。

近日，41岁的“非遗”传承人、店掌柜刘毅做客“对光吧”，讲述了“田心猪脚”的缘起，他从父亲刘俊手中传承手艺与经营店面的艰辛曲折，这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。时代潮、父子情、美食经，诸多况味，尽在其中。

以下内容刘毅的讲述——

## 父与子

制作卤猪脚的手艺，是从我爸那里学来的。仔细一想，我和我爸有不少共同点：都当过工人，也都没想过自己会开店卖卤猪脚，还一开这么多年。

我爸小时候过得艰难却温馨。他5岁时，母亲去世了；10多岁，父亲又去了外地发展，一年难得回来几次。含辛茹苦将他养育成人的，是我爸的奶奶——李菊英。我没见过太奶奶，听我爸说，她是湘潭人，心灵手巧、勤劳肯干，传统农活样样拿得出手，尤其擅长烹饪，在饭点端着碗来串门夹过菜的街坊邻居，都夸她做饭好吃。一年四季，她灶上煮、竹竿晒、坛里腌，总能备下各色小菜，吃不过来就送亲友邻里。

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练了一手好厨艺，并成功拴住了我妈的胃。我妈曾是原南方电力机车的职工，我爸则在杉木塘的一个小厂当油毡工。我爸之所以能受到青睐，厨艺是重要的加分项。从我懂事起，家里就是我爸做饭，我妈几乎不进厨房。如果不是因为下岗，我爸也不会想到用厨艺谋生。

我是“80后”厂矿子弟，在我成长过程中，当时还叫北区的石峰区一片红火，学校、医院等设施围绕大型厂矿形成生活区。机器轰鸣，源源不断地输出产品，也支撑着无数职工家庭在厂矿生活区里运转。企业改制，犹如一脚急刹，众多工人从岗位上被甩了出去，然后在摸爬滚打中建立新的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我爸从油毡厂下岗，让我家直面了时代浪潮的冲击与阵痛。

就在我爸寻找新的谋生门路时，我进入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动力牵引专业，并于2005年入职当时的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，成为一名工人。从电工起步，我干过调试、质检与库管等岗位。那会儿我爸说，他要帮助我挣到“四个子”：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和娘子。我起初没有很当真。

2007年夏天，我爸试着用太奶奶教他的手艺制作卤猪脚，并摆起了夜宵摊。原本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没想到头一次出摊，20边卤猪脚很快被抢售一空。6元一边的卤猪脚，第一个客人买了4边，剩下的一群小傢伙全买走了。这让他瞬间有了信心。

我后来想了一下，那时田心没多少夜宵摊，众多上晚班的工人苦于无处“觅食”，我爸的卤猪脚软糯又营养，正好填补了这块市场需求。我爸为人也热情，卖卤猪脚的时候灵机一动，赠送自制的辣味萝卜丁，一来解腻，二来也给了顾客实惠，颇受欢迎。后来，辣味萝卜丁成了卤猪脚的经典搭配。

一年后的2008年，夜宵摊变成了店面。那年北京奥运会举行，店里生意火爆，我只要有空就会跑去帮忙。由于生意不错，2010年，我妈从厂里正式退休，专心和我爸经营起了店面。我妈当“大掌柜”，常前台店面，我爸在幕后掌厨，几年时间，为我买了房子、车子，在我结婚这件事上提供了很大的支持。

最开始，我爸没想过让我接手做卤猪脚。在他看来，我当时在厂里工作稳定、踏实，而起早贪黑卖卤猪脚太辛苦了。但他不知道，我们这代人没了“铁饭碗”的观念，对当工人的认识已大为不同。加上常年弯腰工作让我腰推出了毛病，其间还做了一次大手术，2013年，我下决心辞职并逐渐开始接手店里的生意。

从他带我去采购猪脚、卤料，到手把手教我卤制猪脚，再到传授他的经营之道等，我爸和我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了交接。

我接手店面那会儿，也是“田心猪脚”名头正盛的时候。不管株洲本地还是长沙的媒体，都对刘记卤猪脚做过报道，不少食客从长沙、湘潭，甚至更远的地方慕名前来“试味”。

真正学着做卤猪脚和开店，我也越发感受到了爸的不容易。记得2013年夏天，我辞职回家时是180斤左右，短短三个月，瘦了30多斤。

制作卤猪脚的步骤挺精细。头一个，选食材，尽量要选大小适中、肥瘦得宜的猪脚。猪脚买来，先焯水逼出血沫，去腥；然后以冷水洗净，用剃须刀剔除杂质；再次过冷水，将猪脚沥干。调制卤水是重要环节，加哪些调料和辅料、哪一种分别加多少等，都有讲究。卤水调好后，把猪脚放入装有卤水的高压锅精心烹煮，什么时候算煮好了，我用鼻子一闻就知道。

那段时间，我总是清早起来，先去采购猪脚，再去操作间把当天要用到的卤猪脚、鸡翅、藕片等做好。中午，我回家打个盹，下午4点半开店做生意，夏天是旺季，往往要忙到凌晨一点多才敢关灯回家。那时我大儿子出生没多久，赶上他在哭闹，我洗完澡还得哼着歌哄他入睡自己才能去睡。

当自己也成为父亲，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。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，我一边增加卤味的品种，一边也在筹划向田心以外的地区“进军”。2013年下半年，我在芦淞区钟鼓岭开了家分店，80多个平方米的店能放10多张桌子，比田心的店面大了一倍多。



刘毅(左)在向父亲刘俊请教卤猪脚制作经验。(受访者供图)

## 横与纵

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改变，或许是我的经营理念变了。

以前，刘记卤猪脚这块品牌，我想的是空间上的横向拓展，让带着田心烙印的卤猪脚走出田心、走出株洲，走向全省甚至更广阔的市场。但慢慢地，我更倾向于时间上的纵向延续，就是让扎根株洲人心里十多年的“田心猪脚”一直存在下去，甚至打造一家“百年老店”。

这种变化，有我多年经营上的感触，更来自一件事的启发。

2021年4月，石峰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联系我，说刘记卤猪脚已成为田心饮食文化的一部分，可申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按照要求填写并提交了相关资料。没想到的是，当年株洲公布第八批市级“非遗”项目，“田心刘记卤猪脚制作技艺”入选了，我特地留意了一下，同时入选的美食类“非遗”项目还挺多。

我开始反思，一份打上“刘记”标签的田心卤猪脚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对我太奶奶来说，这或许只是她擅长做的一道家常菜。对我爸而言，卤猪脚是他下岗后走出困境重新撑起一个家的支点。对于众多株洲人，尤其是家住田心的居民，卤猪脚或是上晚班时的慰藉，或是童年的滋味，早已和他们产生情感上的连接。去年，全市评选“株洲网红打卡地”，石峰田心卤猪脚又被选入“十大网红美食”。也许正是种种我想得到与想不到的情感连接，让“田

心猪脚”成了难以抹去的符号，让株洲人愿意赋予它各种光环。

随着这种光环带来的品牌效应，以及疫情结束后的回暖，店里的生意也在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。如今，我已经没了开分店的执念，如何把控品质把这份独特的卤猪脚滋味延续下去，是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。

接手店面后，我在我爸的基础上改良，把各种卤料研磨成粉，然后按不同的分量进行配比调制卤水。这样既能把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也能很精细地进行口味的调整或开发。除了卤猪脚，近年来我也开发卤制了鸡翅、鸭掌、藕片等多个品种。

时光是神奇的。小时候我的爱好是唱歌，虽然受父亲影响，也很喜欢做饭，可我从没想过长大了会去开卤味店。不过我特别清楚地记得，初中的一个周末，我曾邀请十多个同学来家里做客，他们在客厅玩跳棋、吃零食，而我在一个同学帮忙配菜的情况下，炒了一桌子的菜招待大家。每端出来一个菜，大家总是风卷残云一般地吃完，当我擦着汗解下围裙走出厨房，桌上早已杯盘狼藉。那次，我就吃了一碗汤泡饭，但那种开心与成就感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从2013年到2023年，今年是我传承刘记卤猪脚制作技艺的第十年了。人生能有几个十年？之所以坚持这么久，或许还是因为心底有一份热爱吧。

## 亲情

旧时光总是那么美好，因为时隔多年，再也找不回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了。

那天回老家帮父母收拾换季的衣服，翻箱倒柜中，那几本厚厚的相册跌入眼帘。这几本相册我不陌生，曾经多次翻看，可是今天又看到它，依然有急迫想看的心情，就像见到了老朋友，无比亲切，急于倾诉。

父母真是有心人，几本相册是按照片时间排序的，从黑白到彩照，我渐渐长大、成熟，父亲却老了。

胶片照就是好看，微微的颗粒感，充满质感与传奇的味道。父母早年的照片，虽然都是黑白的，却极富美感。过去的年代，拍照是非常郑重的事情，生日、节日、纪念日、相聚或离别之际，习惯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照片记录下来，所以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故事。摄影师也极其富有职业精神，不调整到最完美的状态，绝不按快门，结果就是每张照片都是精品。

后来，相册里出现了我，慢慢地又出现了弟弟、妹妹，依然是黑白照片，不同的是摄影师变成了父亲。记得母亲说过，家里第一个“大件”就是一部相机，是父亲积攒了一年的工资，买的海鸥牌胶卷相机。

直到如今我都特别感慨，那个年代，怎么会舍得买这样一件“华而不实”的物件？同时也特别感谢他们，每一年、每一个特别的日子，都有照片留念，给我留下珍贵的影像印记，绝大多数的同龄人，都没有我这么多的儿时照片。每一次拍照都是全家出动，每到

## 记事本

我家楼下有一棵黄桷树，一对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把家安在了那上面。那对鸟儿把巢筑起不久，黄桷树就开始换叶子了，没过几天就掉了个精光，它们的家便暴露在露天日晒之下。

有一只鸟儿整天呆在巢里，那应该是鸟妈妈在孵鸟宝宝，而飞进飞出的那只鸟儿应该是鸟爸爸，它在忙着给鸟妈妈送吃的。

黄桷树开始往外发芽了。鸟爸爸每天依旧早出晚归，不辞辛劳地为鸟妈妈找吃的，而鸟妈妈依旧尽职尽责地守在家里，专心致志地孵宝宝，日子过得井然有序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在家里看书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外刮起了大风，把我家的雨棚吹得“嘎吱”地响。我担心鸟巢被风吹跑，赶紧趴在窗台上往下看，还好，那对鸟儿很有经验，将巢筑在了一个三角树杈上，非常地稳当，虽然风将鸟妈妈背上的羽毛吹了起来，但整个鸟巢却丝毫不受影响。

恼火的是，大风刚刚过去，大雨就“哗哗”地从天而降。我看见鸟爸爸穿过蒙蒙雨雾，从远方飞了回来，径直歇在鸟巢旁边的树枝上。它冲鸟妈妈“唧唧”地叫了几声，像是在叫鸟妈妈去我家雨棚下避雨，可鸟妈妈却一动不动地伏在巢里，任凭倾盆大雨淋在它的身上，一刻不离地保护着它的孩子。

本以为鸟爸爸会找个地方避雨，不料它却纵身一跳，落在了巢沿上，然后伸开双翅将鸟妈妈罩在了身

## 旧照时光暖

夏学军

一个地方拍照，都会有人围观，特别是孩子们，小眼神里是羡慕、好奇。

个照片背面还有父母写的字，有一张照片是我四岁的时候，在公园的冷饮店里吃冰激凌，笑得比冰激凌都甜，父亲在那一刻抓拍到了。照片背面写着：女儿第一次吃冰激凌，希望她这一生所遇都是美好，回忆都是甜！

还有一张我在家认真写作业的照片，没有什么写字台、学习桌，就是在炕上放一个四方的小饭桌，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被一道题难住了，嘴唇紧抿着，表情凝重。翻过来看背面的文字：很欣慰，女儿爱学习，希望她将来考大学、读博士，成为栋梁之材，为国争光！

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除了拍照片，还亲自冲洗。一卷胶卷不便宜，根本不舍得一下拍完，往往要很久才能拍满一个胶卷。父亲猫到小屋里，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，用显影液冲洗照片，我们就在外面等等等等。直到现在我都认为，只有亲自拍照与冲洗的人，才有资格被称为摄影师。

现在想想，如果当下手机拍照是快节奏生活，那么胶片照就是一场慢时光。它能让你在拍摄前多思考几次，创作意图在按下快门前深思熟虑；在暗房处理照片的过程中，远离噪音与光线，是一个让人享受的宁静时刻；期待成片的心情，看到成片后的惊喜，在讲求速食的数码年代是无法体验的。

生活需要一定的仪式感和回忆，而胶片带给我的，正是现在的照片越来越缺失的这两样东西，哦，还有渐行渐远的慢时光。

## 向两只鸟儿致敬

刘椿山

下，雨纷纷打在它的身上，它却像雕塑一般，一动不动地为身下的鸟妈妈和蛋宝宝们遮风挡雨。那一刻，我被这两只鸟儿感动了，我真想给它们撑一把伞下去。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，唯有在心里默默地为它们祈愿，大雨赶快停下来。

雨一直在下。我时不时地探出头去往外看，鸟爸爸依旧纹丝不动地呆在鸟巢上。我真是担心，要是这雨不停怎么办？鸟爸爸就一直这样呆在鸟巢上吗？它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鸟妈妈和它身下的蛋宝宝又该怎么办？

幸好的是，一个小时后，雨终于停了。然而，雨停了好一会儿，鸟爸爸才回过神来，它将翅膀收了起来，跳到一旁的树枝上，抖了抖身子，甩了甩脑袋，亮了亮翅膀，然后飞走了。估计又给鸟妈妈找吃的去了，真是一位好丈夫。奇怪的是，下了那么大的雨，鸟爸爸的翅膀却没有被淋湿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黄桷树上的嫩芽越长越长，慢慢地舒展开来，成了新叶。那些新叶很快就将鸟巢遮盖住了，成了一幅天然屏障，保护着鸟儿一家。

如今，鸟宝宝已经出壳了，每天早上我都能听见鸟爸爸喂食小鸟的声音。如果鸟宝宝们能听懂人话的话，我愿意等它们长大以后，把鸟爸爸鸟妈妈的故事讲给你们听。

向这对鸟儿致敬！向天下父母致敬！